



1:30,晨练者出现了; 3:05,阿姨下夜班来健身; 4:00,爷叔还在下象棋……

在深夜的公园里,我们碰到一群“夜游神”

10月28日深夜,当朋友圈里一半年轻人似乎都在市中心欢度万圣节时,我们避开了人群、步履匆匆往杨浦赶。当时,头脑里的问题有且仅有一个:究竟谁会在深夜泡公园?

21:40

公园里有了“午夜新闻档”

一身粉灰色的小西服,一条锃亮的爱马仕皮带,67岁的朱爷叔,在杨浦公园里一众的上海爷叔里显得格外醒目。

每天,朱爷叔都会这样打扮精致地出现在公园里,和一群陌生人聊天。在杨浦公园里,有个自发形成的“国际新闻栏目”,大家彼此之间不会打探个人隐私,而是围绕一个新闻话题各抒己见。

如今,杨浦公园24小时开放后,朱爷叔也终于迎来了自己的“午夜新闻档”。再也没有时长的限制,想聊到多晚都可以。只要远远地听到某大佬的名字,下一秒他就能凑到你的耳边侃侃而谈,激动程度完全不亚于某卫视的资深评论员。

当我们夸赞朱爷叔皮肤保养得好,忍不住想要取经的时候,刚刚还神采奕奕的他眼神中突然有点落寞,“别人都以我的老年生活过得挺滋润,其实我很辛苦的。我现在都是租房住的,内环两套房价值上千万的房子都拿来还债了。”

朱爷叔年轻时是搞艺术的,绘画、摄影都很厉害,后来下海做过了婚庆生意,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。然而,命运多舛,后来他遭遇投资失败,欠下了不少外债。

“法院判下来了,就是诈骗,我现在就等着他们公司还钱。”话音刚落,朱爷叔听到远处几位爷叔聊到了拜登,便和我们挥挥手,转头凑了上去。



24小时全天对外开放的黄兴公园

22:00

用2万元在股市攒到第一桶金的“曹大”

曹爷叔下完或者看完象棋从公园里悠悠踱了出来,手指指里面,还有人在下。问他天色这么暗还怎么下?他说,观鱼亭里灯光老亮的。

他和旁边的遛狗爷叔们熟络地打着招呼,大家都是一辈子住在附近的老杨浦人。“杨浦公园1957年开始建的,我也是1957年生的。”爷叔在长白、延吉一带住了67年,最早的时候公园门票3分钱一张,每逢六一儿童节,周围学生最喜欢来公园。

讲到狮子老虎,已经迈出公园大门的曹爷叔又开始“扎劲”了,于是不由分说地带着我们去逛公园。凭着几盏微弱的路灯光辨别方向,他指给我们看留在自己最深刻的记忆里的、那些如今早已不复存在的动物们。

“这里过去有猴山,还有老鹰、狮子和老虎。这边的大草坪后面以前是孔雀住的地方,我们拿红领巾朝它们甩,它们就开了屏和你比呀,老好看的哦!动物园里最多的时候有过三只大老虎,老虎老坏的。看到我们走过去,故意屁股一撅,拿尿滋你们。还看猴子打架,小猴子犯了错,被一群猴子追着打……”60年前的事情,至今讲来如数家珍。

爷叔少年时代赶上动荡岁月,只读了技校。但他在技校里成绩出类拔萃,是班上的学习委员。1977年底,他面临毕业就业。班主任找他谈了三次,想让他去刚确定开发的上海宝山钢铁总厂。

“我死也不肯去,谁知道后来会这么好……”但是爷叔话锋很快一转,说自己混得也不错。1990年,上海股票市场刚开始交易那阵,他用2万元本金开始炒。到了1993年,已经赚到第一桶金50万元。很快就进了大户型,编号A3001。

在杨浦公园这一带,大家都管爷叔叫“曹大”,就是“曹大户”的意思,可见他股票炒得好是有名的。但曹爷叔自觉是个文化人,他更喜欢拿自己读过复旦大学的经历来扎台型。这个晚上,他先向我们炫耀的是自己技校毕业后通过脱产学习,读完专升本的经历,后来才开始聊炒股。

但是熟悉曹爷叔的人都知道,他最大的骄傲还是自己的独养女儿。“我女儿也是复旦大学毕业,”爷叔说,“她在德勤上班!德勤晓得哇?四大之一!”

他带我们走到观鱼亭,和里面两个正下着象棋的爷叔打声招呼。“之前9点就要走了,现在可以一直下,下到几点是几点。”看上去正占上手的爷叔稍微侧过一点脸,眼睛不离棋盘地对我们说,“反正公园又不关门,下棋又不吵又不闹,也不影响居民。白天也没事做,可以像死猪一样睡觉。”

22:50

保安大彭说:干一行就要爱一行

和热情的曹爷叔作别,我们来到辽源东路上的2号门。守门的保安是一名来自河南的退役军人,姓彭,我们叫他大彭。去年10月,他来到上海,找了现在的保安工作。杨浦公园的保安里,还有好几个像他一样的退役军人。

大彭告诉我们,其实很多人到现在还不知道公园已经24小时开放了。“今天都已经28号了,每天还有很多人经过了在问。”

因为还处于初始阶段,负责守门的保安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按小时进行入园人数统计。尤其晚9点以后的入园人数,因为原先是9点关门。这个周末的晚上,大彭统计在晚9点到晚10点这一个小时内从2号门入园的人数有十几个。“有单个的,有一对对的,年轻的和年老的都有,但多数还是50岁以上的。”

自从公园10月23日开始全天开放以来,保安们的工作时间有了调整,分为白班和晚班。白班从早上6点到傍晚6点;晚班从晚6点到早6点。对他们而言,工作的压力其实是变大了,因为之前9点闭园以后是无需值夜班的。

他说,上级对夜间执勤的工作人员要求是不能睡觉,趴在门卫室眯一会儿也不行,因为担心会经过的游客留下不好的印象。

此时园门外有骑车的人经过停下来,看到开着的门往里张了两眼问:“24小时的呀?”大彭耐心回答:“24小时,23号已经开始了。”类似的问答,

他一个晚上要重复多次。我们问骑车人会不会以后夜里过来,他想了想,若有所思地说了一句:“24小时对游客来说肯定更自由和方便,但对管理方面来说,应该会有不少压力。”



杨浦公园保安大彭

大彭在边上点头,“今天来了一家三口,听说24小时开放以后就说了一句话:‘那以后那些乱七八糟的人都要来了。’”

各种可能的情况也在园方的考量中。目前来看,公园里摄像头不少,但不可避免的,总会有监控死角。除了监控室24小时都有人值守外,晚班时间段还有专人每隔一小时巡逻一次。

现阶段并没有发现可疑的人入内,保安们主要担心的是流浪汉或者喝了酒的人到长椅上躺就睡过去了。由于天气渐冷,容易发生意外。“我们平时看到有人躺卧会上前劝阻,有一次看到一个老人躺在椅子上,我们及时去提醒他。结果没反应,赶紧打120。120来了以后说:‘你们打得太及时了,要再晚一点就完了。’”

我们问大彭,工作负荷加大,工资有没有涨。他摇摇头,“涨不涨的……你干哪行还不得爱哪行呀,否则你心虚不虚呀?”

他给我们展示保安在晚上执勤时必须配备的设备,包括:一个肩闪,一副袖章,一件荧光背心和一个手电筒。

23:20

他说,保安中胆大的都来值晚班了

在筹备24小时开放的那段时期,黄兴公园内还组织了多场有针对性的保安培训,大彭他们都去了。还有实地演练,有人模拟溺水者。杨浦公园24岁的保安小秦自告奋勇,模拟施救者,跳进水里“救人”。

我们决定去公园里偶遇当晚正在巡逻的小秦,已经走出去几步,又被大彭从背后叫住,递过来一个手电筒:“拿着这个,园里有些地方暗。”

发现小秦前,我们先看到了他的肩闪在十几米开外发出的光亮。他已经在晚间巡逻过多次了,除了遇到过几个喝了酒在躺椅上睡觉的人及时上前劝阻之外,并没有发现其他状况。

小秦提出陪我们在公园里逛逛,杨浦公园的面积不算大,但一个人在大半夜走上一圈还是有些瘆

得慌。问他一个人巡逻的时候怕不怕,他笑笑对我们来了一句:“我怕不怕?这么说吧,我奶奶在湖北老家是神婆。”

话题在此时突然发生了一个奇异的转折,他随后颇有些哀怨地告诉我们,作为神婆的后代,自己小时候几乎没有朋友。因为当地有迷信的说法,认为像他那样的人一定有阴阳眼。因此没有小孩愿意和自己玩,即使有也会被他们的父母阻止。

当然,他本人是坚定的无神论者,否则很可能无法承担这样一份工作。他说,保安中胆大的都来值晚班了。

在杨浦公园里,深夜巡逻比较容易神经紧张的时刻是经过湖边的时候。因为某种在深夜出没的鸟类会发出鸟鸦般的凄厉叫声,而飞动的时候又会带出树叶的沙声,乍听到确实让人心里犯怵。

小秦觉得夜间巡逻和白天最直观的区别就在于,夜晚的公园几乎成了动物们的天下。最多的是流浪猫,此外他还发现过黄鼠狼、松鼠和刺猬。前两天,他在半夜巡逻时发现一只刺猬一动不动蹲在路中间,这让他感到十分犯难。

“刺猬到了秋冬就有点呆,我想把它引开,但它完全没反应。又不能用手摸它,急死我了。”他担心刺猬被车轧,公园里虽然没有汽车,但残疾人的轮椅可以通行。

有一些在晚间可能发生危险的地方,比如湖面等都被拉上了警戒线;桥梁两端也都安了铁马,他带我们一一走过这些地方,指给我们看园方所做的安全措施。

23:45

“已开始上报监控死角和照明问题”

小秦说,自己年纪轻轻却已遭受过生活的挫折,好在都熬过来了,最困顿的时候,幸亏还有女友。他说两人在一起四五年,大多数时间都是异地恋。讲完这一句,不由叹了口气,在寂静的夜里听得格外清楚。叹气声还伴随着远处一阵若隐若现的打球声。过了一会,声音消失,从暗中走来一个怀抱篮球的“男孩”。

“男孩”其实也31岁了,他向我们介绍自己姓王。看到公众号上的消息,知道公园从23号开始全天开放了。从那天之后,他每晚都会来,通常是10点左右,一个人玩上40分钟。周末来得比较晚,因此这会儿才结束。

公园的篮球场9点前会亮灯,9点以后就熄灯了。小王说,自己可以借着路灯光照明。关键自己也只有一个人,可以将就一些。

逛了一圈回来,大门口遇上一个喂猫爷叔。他说:“我不进去,我就在外面喂喂。”为什么?公园不是开放了么?“不敢进去,太黑了。”

大彭说,其实现在晚上一些人进去以后走不多远都会转回来。问他们,都说“不敢走了。”“23号之后,我们开始报一些监控死角和照明的问题。”他说,“现在正在逐一解决中。”

23:5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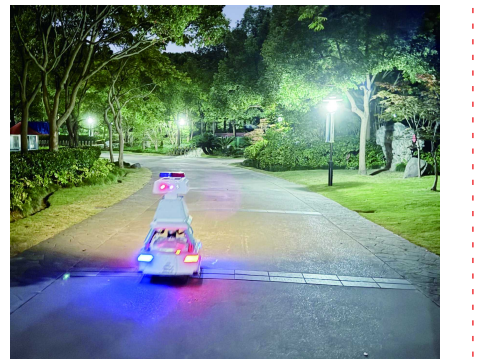
和黄兴公园机器人小安的初次见面

“你们觉得公园暗吗?”两公里外的黄兴公

园3号门值班室外,当班的老刘反问一句。“这几天还有游客提意见,说灯光太亮了。”所谓众口难调,灯光问题看来一时半会儿也难解决。

就在我们到达黄兴公园之前,热情的大彭已经在微信上将我们的照片发送给了这里的保安,因此老刘和他的搭档小邱很自然地打起了招呼。

黄兴公园的面积远比杨浦公园要大,巡逻队员们两人一组配备了专用车辆。这晚的领班是名姓乔的女保安,由她来驾驶巡逻车辆。除了专人以外,园方为准备24小时开放还特意引进了一个机器人,大家都叫它小安。



24小时巡逻机器人小安

小安的功能很齐全,最主要的作用是领路,游人可以直接用语言指挥它自己去卫生间等场所。据保安们介绍,它也可以为游人唱歌解闷。在巡逻车上,乔领班的搭档小刘跟我们“夸耀”,小安还可以劝架。“如果两个人发生争执,它会主动上前劝架,它有这个识别功能。”

小安有自己的专用小屋,每巡逻完一圈就会自动回去,休息一会儿再出来。到了需要充电的时候,就回屋自动充上几个小时电,再出来一丝不苟地接着完成份内的工作。

黄兴公园的湖水也比杨浦公园更深。为了防止出现意外,湖边等地方都设置了红外线系统,靠近桥上的栏杆就会发出声音自动报警,监控室就能第一时间作出反应,调度巡逻队员赶往现场。

00:13

有年轻人选择在公园里过万圣节

随着黄兴公园24小时开放后,万圣节的气氛也悄悄地蔓延到了这里。

零点已过,公园里出现了一些年轻的面孔。00后的Jessica头上还戴着万圣节的装饰,这个周末,她和朋友并没有选择人流密集的“巨富长”过节,而是来到黄兴公园里,想引领一种新的打卡潮流。

在午夜的公园里游玩是什么体验?她的答案有点出乎意料,“感觉公园里的灯太亮了,完全没有刺激感。”身旁兼任她摄影师的男友也补了一句:“从拍摄角度来说,如果公园里的灯光有不同颜色层次的划分那就更好了。”

拍了不少照片的Jessica告诉我们,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修图后发小红书,她内心无比期待着,24小时开放后的公园,能给自己的社交媒体带来新的流量。

00:30

找猫的年轻男人朝我们笑了笑

保安刘师傅是个年纪偏大的上海人,他津津有味地从五角场一带的路名开始,向我们普及上海那些有历史渊源的马路。

正讲到长寿路为什么要叫长寿路的时候,一个背着空猫包的年轻男人走进了大门。他礼貌地和大家打了个招呼,笑笑说自己来找猫。

“他说自己是来找猫的,公园24小时开放以后,他每晚都来。”刘师傅回忆,“第一次我们问他‘你背的包里是什么东西啊?’因为我们规定,不能带动物进去嘛。他就给我们看,说是只空的猫包。他跟我们说,自己原先养了只猫,但是他的父亲却趁他不在的时候把猫扔了。他每天晚上差不多就这个时间段进来,转半圈,20分钟左右就出来了。”

那么,在公园24小时开放前他去哪里找猫呢?刘师傅摇摇头:“这就知道了。”

01:30

最早的晨练者出现了

两个七旬阿姨,一高一矮,快步走进了公园。我们的摄像上前打声招呼,立刻发现两人的步履极快。于是,他不得不一路连走带跑才得以追上对方并进行简单对话。

“阿姨,这么晚还来公园啊?”“不,应该说是这么早。”

“你们还没睡啊?”“不,我们已经睡醒起床了。”

他感慨,这两个阿姨如果换上制服,那和特种兵军也基本没差了。

高个阿姨姓杨,向我们介绍自己和矮个的蔡阿姨是邻居。两人从三年前开始结伴出来快走锻炼,以她们现在的速度,绕黄兴公园一圈只要20分钟,她们通常走上3圈。凌晨2点半左右结束锻炼回家去,如果想睡就睡个回笼觉,如果睡不着就泡水解渴。

她们的作息是这样的:下午三四点就吃完晚饭,六七点睡觉。睡到一点起床,洗漱一番收拾妥当就出门锻炼。之前公园夜里不开门,她们的路线也不固定,往往是哪里人少就走去哪里。现在公园24小时开放了,两人每天就在园子里面走。

阿姨们解释,这个时间段是最让她们感到放松的时候。“这样就不需要跟那些晨练和傍晚锻炼的人挤占公共空间了,我们自己也觉得很高兴。”

送走了阿姨们,我们再度回到杨浦公园。

03:05

阿姨下夜班来健身

还是小秦陪我们在公园里逛,此时,一个像风一样的阿姨从我们身后飞快超过。

58岁的朱阿姨是安徽人,目前在上海做夜宵工作,凌晨两点是她下夜班的时间。下班后,她都是先快步走两万步,凌晨四点再回宿舍睡觉。这样的习惯已经坚持十多年。

清爽,是朱阿姨对凌晨三点的杨浦公园的评价。她说,之前公园没有24小时开放的时候,

她半夜只能沿街快步走,但是晚上的车开得都比较快,她有时候也担心安全。如今,在公园里锻炼,既不用担心交通问题,也不会像白天一样感到闹哄哄。

虽然只是陪阿姨走了一小段,我们就已经感到气喘吁吁,健步如飞的朱阿姨笑了笑说,“还是要多锻炼的,我不想老了给子女添负担。”

04:00

爷叔还在下象棋



凌晨公园里,两位下棋的爷叔

回到观鱼亭的时候,两个爷叔依然坐得像雕塑一样,除了手部执棋时的细微动作,身体其余部分均纹丝不动。小秦在边上说,公园24小时开放以后,对于这些下象棋的爷叔们而言是最大的福利。

“以前他们下到9点就得出去了,出去了以后就在公园外面下,经常也通宵。他们都自备桌椅,平时就藏在公园里。”爷叔们自以为藏得很保密,其实都被保安们看在眼里。

说着他就带我们去找爷叔藏桌椅的角落,“我们一般不会收走他们藏起来的東西,只有一种情况,就是有人打牌赌钱的时候,那我们会把桌椅没收一段时间再还给他们,以示警告。虽然也是小来来,但也算是聚众赌博了。”

[后记]

凌晨4点,早起的阿姨爷叔们陆续都开始入园了。

从前,当他们来得早而公园又没开门的时候,很多人就会趁保安不注意翻墙入内,有时候保安发现了上前进行劝阻,还会遭到一通抢白。

“他们也没办法,很多都是和子女住。”小秦能理解他们的做法,“老年人醒得早,在家里容易影响小孩。只好出来,出去去哪里?那就是公园。”

因此,早先听说公园即将迎来24小时开放时,大彭和小秦不约而同说出了一样的话:“那些老人终于不用翻墙了。”

文/晨报记者 沈坤或 牛强
图/晨报记者 沈坤或 牛强 陈征